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### 第九十回 設陷阱疑雲障雨 泄命案遠走高飛

可笑儀芙還涎著臉等她的回答，漢英想馬上拒絕了他，他一定要心中不樂，日後進行，未免為難。但也答應不得，閨女婚姻，怎可輕口許人。雖然行詐之時，無妨權宜答應。不過漢英的心思，甚為別緻，以為調戲雖可由他，口上便宜，我自己決不送給他討的。所以她定一定神，正色對儀芙說：「你講什麼話？我倒不懂了。你不是說要結識中山等一班人，干他一番大事業嗎？這方不愧英雄志氣，怎的一時又變了兒女心腸，令人不解？」儀芙聽了，覺她講的話，大有古俠女大義規夫子意，一時心中又非常欽佩，倒也並不因漢英沒一口答應他，有甚不樂之心，自以為書中的俠女，往往責男子以大義，但若能依她而行，日後功成名就，女的她無有不委身相從的。所以他把古書當作藍本，心中反愉快非常，口中諾諾稱是。吃完大菜出來，儀芙要送漢英回去。漢英說：「我今天同你相會，本購著哥哥，被他遇見，只恐反要見怪，你也不必送了，三天之後，別忘記黃浦灘草地上會我就是。」儀芙沒口答應。今宵回去，他可真的是心滿意足到十二分了。但漢英卻頗懊惱，想自己本是個清白女子，今朝無端受儀芙的侮辱，豈不可恥。再一想都是為同志除害的緣故。俄國女虛無黨，雖以身殉黨而不惜，自己豈無他們的志氣。況我現在還不過被他占了些空便宜，何足道哉。一念及此，精神又奮發起來。踏了一套琴，始寫信約美良，明天來家講話。那時美良已遵著漢英的命令，在西鄉賃好房屋，丟了定洋，但不知漢英預備作何用途，因此尚未安排一切。現正等候漢英的回音行事，接到信，見發信之日，還在昨夜，約的今天相晤，慌忙趕到談家，免不得先同國魂敷衍數語，然後再到漢英的音樂室中。漢英不說別話，先問他這幾天可見儀芙到你們那邊來了？美良說已多天不曾見他蹤跡。漢英笑道：「何如？這就是我輩的顏色。」

美良只當漢英已將他們要暗算儀芙這件事說穿了，因此嚇得他不敢再來，暗想這一下子，怨仇豈不結得更大，面容頗為失色，驚道：「女士可是將我們的計劃，告訴他不成？」漢英笑道：「我又不是癡的，為甚告訴他這些話，自然另有別的計較。」隨將自己怎樣計議儀芙，現在他利祿薰心，要見中山謀取位置，我約他隔幾天侵晨前去，所以你們的房屋，須要趕緊借好。美良說：「已借好了。」漢英問：「佈置完備沒有？」美良說：「尚未佈置。」漢英便抱怨他，為何不去佈置？美良笑道：「女士並未告訴我作何用途，教我們怎生的佈置呢？」漢英皺眉道：「你這人呆笨極了，佈置那有一定，你只消放些椅桌凳台，看上去像一份人家，不像是間空屋模樣，就算數了，難道還要教我畫地理圖給你不成？」

美良被她說得面紅耳赤，很覺慚愧。漢英又道：「你那裡椅台桌凳，想必都現成的，不必再花錢去買，只須搬幾件過去，掩掩旁人耳目就夠了，但房子在什麼所在，必得帶我親走一趟。因有些地方，我也好看熟，隔一天同他來時，就不致尋找不著了。美良點頭稱是，忽然問道：「不知女士打算將儀芙弄到之後，將他如何處置？」漢英道：「這事我不管，我只能擔承哄他到你們哪裡，交代你們之後，我就走了，一切生死存亡，悉由你們處置，與我無乾，我也不來問信。」美良聽了頗喜。漢英又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今天五點鐘，你在弄堂口守我，我要同你去看一房子呢！」

美良說遵命。漢英道：「這樣你走罷，別讓哥哥進來看見你我長談，又要疑心我們鬼鬼祟祟，議論什麼了。」美良聽漢英下逐客令，當即告辭出來，回轉機關部。胡、吳兩個，正伸長脖子等他的回音。見了他，忙問事情怎樣了？美良即將漢英那裡聽來的話，傳給他們知道。他兩個都吐出舌頭，說道：「好利害，看不出她一個年青女子，竟有這許多計較。幸虧你我從前住在他哥哥那裡的時候，沒敢妄想好處，不然還不知要被她賣到哪裡去呢！」美良說：「談女士有言，將那忘八蛋哄到我們手中之後，一切悉聽我等處置，她不問信。但你我還該想他一個處置的法兒呢，現在豈是講空話的時候。」胡、吳二人聽了，又各獻議論。楚雄說：「爽興一手槍打殺了就是，也用不著什麼旁的手續咧。」

復漢搖頭道：「不興不興，你的話未免太殘忍了。儀芙雖然可惡，但究與我等有同學之誼，常言道：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我等何忍就將他置諸死地，依我之見，還是弄個地方，將他幽囚起來，令他靜中悔過，痛改前非，日後未嘗不可再為我黨效力。自古失一個人才容易，得一個人才煩難呢。楚雄大笑說：「你今日之下，還講仁義道德嗎？這班做偵探的忘八蛋，猶如毒蛇猛獸，你若不取他的命，他可要了你的命，記否從前他請我們坐汽車和寄那個包裹的時候，他何嘗有一點兒同學之誼，請你這種慈悲心不必發了。」復漢同他爭說：「你預備打殺了他，屍首藏在哪裡？開手槍豈不怕鄰舍和過路人等聽得聲音嗎？」

楚雄還欲有言，美良忙對他搖手說：「你兩個不必空言爭執，我想復漢幽囚這句話，是辦不到的。一來沒這個所在。二來我們也沒有工夫來監守他。俗語有所說，縛虎容易縱虎難。這回弄了他，日後放他，豈不危險。所以不乾則已，既乾一定要制他死命。談女士也曾說過，她甘冒不韙。替我們出力乾這件事，我們必須做得乾乾淨淨，不可連累著她。就是我們肯饒儀芙一死，恐談女士也不肯答應。不過楚雄說要用手槍打殺他，聲音不小，恐未免如復漢所說，被左右鄰居和過路人等聞聲起疑，這也不可不防。好在我們共有三個人，他只一個人，常言雙拳難敵四手，對打也打得他過了，不如捆住他，再設法將他處死，弄殺一個人不患沒有方法，適才復漢說屍首藏在什麼所在，倒是一個大大關節。因死人不比死貓死狗，搬來搬去容易，若丟在家裡，門角內痾失，須防天亮，所以我們現今只消討論解決這一層問題，其餘可不必爭論了。」

現在三人中，美良算是主席，有他一言，二人也不再爭執。楚雄說：「提起藏屍之法，有何難哉，你不見戲文中的殺子報麼？整個人兒雖大，割開了就小的，把他裝在甕頭裡，埋了也可以，丟了也可以。」復漢連連搖頭說：「野蠻野蠻。他雖然罪大惡極，但取了他的命，也就夠了。何致將他凌遲碎割，這不是慘無人道麼？」楚雄又要駁他，美良忙對他以目示意，楚雄方不言語。復漢又道：「我想那邊房屋又不是長借下去的，丟定洋時候，也沒告訴真姓名，原預備這件事幹好之後，至多花一個月房租，就要退掉他，爽興拆他一個爛污，我看那邊樓下鋪的地板，都是廣漆洋鬆條子，我想客堂中動不得，樓梯底下卻不妨事，不如撬開幾塊，下面挖個深坑，鋪些石灰灰屑，當棺材般的將他葬了，上面仍將地板釘好，豈非毫無痕跡。」

美良拍手稱妙。楚雄聽他出的主意，果比自己簡便爽利，隨也不同他無謂相爭，彼此意見一致。美良又說：「談女士催我們速去佈置，免得臨事張惶，啟人疑竇。」當即將家中的器具，搬出一半，教胡、吳二人押車送去，連楚雄的臥床，也拆了過去，以便睡在那邊，一來夜間可以動手工作，二則租了屋子不住人，也要惹人疑心的。自己卻等候漢英到來，陪她同往。漢英並不失約，五點鐘果來找尋美良。美良早在弄口守候，他已鎖了房門出來，大門有底下人看守，無慮妙手空空，轉他們的念頭。故而會見漢英之後，也不再回家內，交待一切，就此喚兩部黃包車坐了，同向那新借房子的所在而來。這房子相離極遠，漢英一路默記經過的路名，到門首下車。漢英看這地方雖已落鄉，倒也是住宅式的堂屋，共有一二十份人家，左首臨田，右邊靠河，去電車路並不甚遠。近旁沒有巡捕，竟看不出算在租界以內，還在租界之外，房子還是新造的，兩上兩下石庫門，左右沒租掉的空屋甚多。這屋子恰界於兩間空屋中間，果然揀得頗好。進門小小一個天井，客堂中他們已擺了一張西式小圓台，本是房間內用的東西，現在他們權作客堂陳設。好在客堂的開間並不甚闊，所以看上去尚不難。旁邊兩張圓凳，別無他物。廂房中只有四張穿藤小靠椅，一張半桌，似乎空的地位太多了。上樓見客堂樓上，也有一張半桌，四隻靠椅。漢英便說：「這裡用不著擺傢伙，可以搬在下面廂房中去。」

此言一出，楚雄、復漢兩個，就七手八腳，將傢伙搬下樓去。漢英又到隔壁廂房樓上，見裡面更無陳設了，只有一副棕榻架，兒塊鋪板，一個鋪蓋，還沒打開。另有一張茶几，上安面盆、漱口碗、洋蠟燭台，鬧鐘等類，都堆在面盆裡面，有一條褥單蓋著，倒是潔白的。漢英見了，忽然生出一個主意，教美良將這幾塊搭鋪的板，替我搬到樓下去。美良不知她是何用意，只得照搬。漢英自己拿著那條褥單下來，看他們已將兩張半桌，拚成一張方桌，四面放著八張靠椅，仍舊不成模樣。漢英教他將半桌拉開，拿鋪板擱上去，用褥單在上面一罩，外觀宛如一張大餐台模樣。再將靠椅兩面分開，頓時氣概十足。楚雄第一個怪叫稱好，忽然說：「啊喲，這是我們的床，你把來搭了大餐台，教我們睡在那裡呢？」

美良笑道：「笨賊，白天搭台，到晚上不好仍舊拆作床用麼？」楚雄聽說，自己也笑起來了。漢英見牆腳邊有斧頭、鑿子等物，說：「這裡還有木匠人等，裝修什麼？」美良笑道：「非也，乃是我們預備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的。」漢英聽了，口內不言，心中也覺他們殘忍，不過自己已答應他們出力，不得不全始全終，故此亦無別話。看罷出來，胡、吳兩個，便留在這屋子中，閉門工作。美良伴送漢英到她家門首方回。第二天，美良再到那邊屋中時，雄楚等的工程，已在昨兒一夜間趕完了，彼此商量買石灰炭屑等物，因係死人入殮所用，無故買此，恐不免惹人生疑，故而決意不用。忽然這裡看巷的，來找美良說話，因他答應過兩塊大洋開門錢的，昨兒問楚雄要時，非但不給，還打了他一拳，因此要與美良理論。美良忙慌摸兩塊錢給他走了，對楚雄說：「我們現在拼命的想秘密安分，不讓別人觸眼，你為何還同這種小人鬧氣，多一事何如少一事，兩塊錢有甚希罕，況是應該給他的。」

楚雄笑道：「我不是有意要打他的，皆因昨天你們去後，我同老胡正閉上門，打算撬開地板，美良教他低聲，防有別人竊聽，楚雄便低聲說，不意那看巷的敲門來要什麼開門錢，我教他明兒來拿，他偏喜歡嚙不休，所以我賞他一拳，教他曉得利害呢。」美良搖頭說：「你就是惹事招非的壞處。」楚雄一笑。這一夜美良也不回家，三個人都不曾睡，坐著閒談了一夜。因漢英約儀芙的第三天，就是次日早起，他們恐睡失了，不及措手，故此秉燭達旦。黎明時候，早已埋伏停當。同時儀芙也衣冠整潔，出了寓所，管門的問他何往，他推頭送朋友上火車，所以他一去不回，人也當他被朋友帶著走了，因此不曾尋找，這是後話，表過休提。再說當時儀芙出了門，深恐漢英比他先到，即喚一部黃色車，坐到黃浦灘草地，兜了一轉，不見漢英蹤跡。知她尚未到來，便在露天椅子上坐候。不多工夫，漢英也坐著車來了，看見儀芙，一笑嫣然，儀芙也心中歡喜無限，站起身向漢英鞠躬為禮。漢英更不多話，低聲說：「時候不早，我們走罷。」

儀芙應道很好，當即戴上草帽，與漢英並肩行走了好一段路，始喚兩部黃包車，坐上去不講價錢，也不說地名。漢英一部，當先引路，儀芙的在後相隨。看他抄英界，穿法界，走過了好些馬路，地位漸次落鄉，農民三五操作田間，住戶只有一二外國人的洋房，散列在農田之中，頗覺幽靜宜人。儀芙因漢英有言在先，革命偉人的辦事處，設在秘密之所，偵探眼光不易窺到，所以地方愈落鄉，他愈深信不疑。況漢英又是個妙齡女子，料無危害自己生命之處，真是禍患臨頭。他還不知不覺。一會兒到一處所在，乃是新造的中國式住房，儀芙暗想，這地方可是我生平不曾到過的。前面漢英的車，已在弄口停住，他的車也跟著停了。儀芙見漢英正拉絨線口袋，要付車錢，自己慌忙跳下去，搶給她付錢，一面說：「原來這般遠的路，我早沒知道，不然應該叫部汽車來的，路上快得多呢。」

漢英微笑，兩人進弄，見那看巷門的正低頭掃地，見有人來，慌忙讓開一旁。漢英也不向他問信，徑奔美良等租的這間屋子叩門，原來虛掩著，被漢英一推而進。儀芙見客堂中並無好陳設，他也曉得革命偉人，有錢都貼在公家用了，私家拮据的為多，故此並不懷疑。漢英讓他進內，隨手拴上門，引他到廂房內，見擺著一張大餐台，雪白的台布，兩旁八把小靠椅，有個穿洋裝的人坐在靠椅末一張椅子上，兩手高擎一張報紙觀看，頭面為報遮蔽，看他不出是誰。那人雖聽得有人進來，卻也並不理會，仍看他的報紙。漢英命儀芙在那人對面坐了，低聲說：「中山還在樓上，你坐一會，我去喚他下來。」

儀芙點稱好。漢英便轉入屏門背後，裡面有美良、楚雄二人，正屏息以待。漢英見了他，歪歪嘴，使個眼色，意思人已來了，現在外面，又低聲對美良說：「你來開後門放我出去，現在我的公事完了。讓我走後，你們再乾第二步手續。」美良點點頭，先送漢英出了後門，始回進去了他的公事。漢英出來，看巷的地還不曾掃完，見她忽來忽去。兩個人進，一個人出，面上頗有詫異之色。漢英恐被他認出面貌，低頭疾趨，跑過他的旁邊，方覺心安。出得弄口，見適間坐來的兩部黃色車還在，看見他，搶欲拉她。漢英恐被她認出來蹤去跡，故而一部不要，情願一個人步行了好些路，方見有輛空黃包車拉過，喚住了坐回家內，芳心中猶覺震宕不已。橫了片刻，也睡不著，暗想現在時候，大約儀芙的性命已結果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美良自送他出門之後，便與楚雄計議，分路夾攻。一個由廂房屏門背後出來，一個轉到客堂中，進廂房的這扇門進內，裡面有復漢接應，三個人恰成三鼎足之勢，料儀芙插羽難飛。楚雄還抓了一把斧頭，作為軍器。裡面儀芙因漢英上樓半晌不下來，心中未免懷疑。暗想革命首領的辦公室，陳設怎的如此簡單，何以當差的也沒有一個？客人來了好久，沒人倒茶。樓上若是臥房，漢英一個女子，便不該耽擱這許多時候，大約他肚中還有點酸溜溜呢。又因對面那人，不知是誰，怎的一張報紙，老看不完，放下來也好讓別人消遣消遣，心內不勝納悶，忽見屏門背後，有個人探頭張了一張，儀芙以為漢英出來了，正要問時，又見對面那人的報紙，也徐徐放下，露出本來面目。儀芙一看，不覺大驚，原來不是別個，就是他當年的同學好友，現在的冤家對頭胡復漢。儀芙暗道不好，心知落了別人的圈套，即忙跳起身，意欲奪路逃走，只見來時那扇門口，站定一人，便是李美良。說時遲那時快，美良見他回頭，已一躍上前，拚住儀芙雙臂，說：「你這忘八蛋，也有今日。」

儀芙知道性命危險，拚死用盡平身之力，摔開美良。美良哪裡是他對手，早被他摔跌在地，幸虧復漢已自大餐台上躍過來了，見美良仆地，他便接上去，拚住儀芙，大有奮不顧身之勢。怎禁得儀芙力大無窮，只幾掙，復漢已東倒西歪，看看就要做美良的第二。那旁楚雄也提著斧頭，過來相助，他恐儀芙摔倒了復漢，奪門逃走，一想橫豎遲早要送他歸陰的，何必拉拉扯扯，多耽擱工夫了，因即舉起斧頭，向儀芙夾腦門砍下，恰值儀芙與復漢互扭之際，身子游移不定，這一斧下去，非但沒砍著儀芙一點，斧鋒以帶著復漢膀子上，裂開寸許長一條口子，血流如注。復漢大聲呼痛，也不能再同儀芙相鬥，用手護自己的傷口不迭，口中連嚷阿啣。儀芙得此機會，便欲拔腳逃走，不期地上的美良，還沒起來，見他滑腳，滾上前使兩手抓住他一條腿，向懷中一拉，儀芙哪裡站立得住，儀芙的跌倒在地，楚雄看準他腦袋，第二斧又劈將下來。這一下可沒有復漢替他擋一擋了，斧頭同人頭相碰，誰強誰弱，立見功效，儀芙頭上，已多開了一張大口，大約是預備吃天鵝肉的，血花濺了楚雄一臉，美良身上也有濺著。楚雄猶恐他不死，在他身上，橫七豎八，一陣亂斧，儀芙已成了個紅人兒模樣，不過沒真的紅人兒活動罷了。楚雄料他已死，丟下斧頭，喘息不住，那時他身上也濺滿了鮮血。美良看他下手殘忍，驚得目定口呆，站在旁邊，索索亂抖。復漢卻因膀子痛得他一佛出世，二佛昇天，別的都管不了，口中只喊阿啣阿啣。楚雄頓足道：「你低聲呢，別讓外間人聽得了。」

復漢方不喊叫，此時幸虧沒人進去，不然真的大有可觀。血泊中橫著個死人。三個活的，兩個週身頭面都濺著血，一個半條膀子都變紅了，血還滴個不住，戰場上也沒這般可怕。膽小的見了，准得驚失魂魄，三個人都同機器一般，適才開足馬力，此時停機不能再動，只有汽管內放汽，便是他們口中的喘息。呆對了半晌，美良驚魂略定，始對楚雄說：「這死屍攤著，被人見了，如何了得，你我先把他收拾了罷。」楚雄也拉衣袖揩一揩額角上的血汗，說：「自然要收拾的。」又對復漢說：「老胡別裝死腔了，快幫忙揭棺材板去。」復漢哼道：「虧你還教我幫忙呢，我這條臂膊被你粗心砍了這一斧子，光景要殘廢了，現在痛得要死，別說教我用力，就立也立不住呢。」

楚雄罵他不中用的東西。復漢本來要回嘴的，只因膀子上痛得利害，只得忍氣吞聲，不發一語。美良命楚雄休捺工夫，快去搬開地板。楚雄即到客堂背後扶梯底下，將他們昨夜預先撬開的地板，原來虛擱在上，搬開兩塊，並不費力，於是重複回轉來，與美良二人，扛頭扛腳，將儀芙的屍體，扛到這地坑旁邊，丟了下去。他們經過之處，地板上都有血跡。楚雄便拿一身血衣裳脫下，開一桶自來水，先將地板上血跡洗去，幸係漆過的地板，水洗之後，不留痕跡。美良也將血衣裳脫下，幫同揩洗。洗過之後，這兩套衣服，他們也不要了，就丟在地坑之內，然後仍將地板蓋上，拿釘子在原眼裡釘下。一桶血水，倒在陰溝內，開自來水一陣衝，便無血的影蹤。他們索興拿冷水，將頭面手足，洗一洗乾淨。楚雄本有襯衫褲，帶來換洗，拿兩套與美良一同穿了。復漢皺緊眉頭，坐在椅子上，看他們忙亂，也不湊一湊手。楚雄說：「你倒過意得去的。」

復漢仍不言語。美良四週看了一看，見別處已無痕跡，只潔白的牆壁上，有四五個指頂大的血跡，對楚雄說了，又打算用水洗滌。美良慌忙攔阻說：「洗不得，一洗之後，痕跡更大，非喚泥水匠重粉不興。我有一個妙法在此，你只消弄幾個爛膏藥來，貼在上面，就使後來住的人，撕開見了血跡，也只當生瘡用的膏藥所遺，都是瘡癩上的濃血，決疑不到別的上。」楚雄拍手贊好。美

良說：「你也聲音放低些罷。時候不早，弄內有人出入咧。」說時見復漢半條脖子，還是鮮血淋漓的，不覺失聲道：「阿喲，你何不把血衣裳脫下去呢？」復漢沒回話，楚雄接口道：「我曉得的，他預備我們兩個替他大殮時，換衣裳呢。」

美良喝住，不准胡說。復漢帶著哼，有氣沒力的說：「不打緊，我身上都是我自己的血，況我脖子受傷，可以說是自己割開的，別人見了，也不妨事。」美良說：「不興，平時盡你不妨，現在可是要緊關頭，不能有毫釐之差，被人看出一點痕跡，日後就要鬧出大事來的。所以你這件衣裳，必須換下去，手臂上無論如何疼痛，也不能露在面上，出出進進，須像平常一般，不可愁眉苦臉，大丈夫斷頭瀝血，尚非所懼，何患一點小傷。」

復漢被逼無奈，只得上樓更換衣服。他猶欲將血布衫留作紀念，美良說：你昏了，可是怕沒殺人的憑據，留此作為證據麼？」復漢還爭說：「是我自己流的血，不乾殺人之事。」美良道：「呆子，你的血簽著名字沒有？」復漢始不能再同他違拗，把血衣用自來水沖洗乾淨。美良又幫他將傷口縛好。復漢問：「我們幾時可以搬回去？」美良說：「暫時不能就搬，極少也須住滿一個月，方不被人疑。」這夜美良回家，仍留楚雄、復漢二人睡在這間屋內。白天還好，到夜靜更深，他兩個想起早上儀芙的死況，現在他血淋淋的屍首，就在樓下扶梯旁邊的地板下面，不知他的冤魂，可要出現？兼之屋中未裝電燈，點的一支洋燭，火光如豆，熱天開窗而睡，風吹進來，燭光搖舞中，彷彿儀芙就立在他們床前一般。楚雄雖然膽壯，至此亦覺心怯。復漢更不必說了。二人都驚魂喪魄，一夜未能安睡。次日美良來時，他兩個都拖住他，要他晚間睡在這裡作伴。豈知美良的膽，比他二人更校就白天上樓，走過儀芙埋屍之處，也心中惴惴，哪敢住在這裡，推頭那邊常有事情接洽，所以我不能不回去。這裡有你二位，已儘夠足用了，何必要這許多人。二人說他不過，沒奈何這夜又耽了一夜的驚怕。到第三天，他們膽也嚇大了，曉得人死之後，是沒有能為的，到晚居然一覺睡到天明，果無鬼祟，二人方覺心定。

不期扶梯底下，突發一種臭氣，其味無窮，比之淘東園更覺難受，二人都說與衛生有礙，抱怨美良，從前未買炭屑石灰，致有此臭。美良到這屋中，也覺臭氣難熬，想再逼他二人住在這裡，自己也說不過了，於是心生一計，對看巷的說：我們要出門遊玩，少則十天，多則半個月回來，前後門自己上了鎖，托他留心照顧。三個人都回老家居住，遺下些硬頭傢伙，他們也預備不要的了，所以說出門半個月回來者，皆因欲待半個月之後，屋中臭氣已散，就被管門的斬關落鎖進去，也不妨礙之故。他們自以為仇家已死，從此便可高枕無憂，盡力干他們敲詐的勾當，不期他們膽大妄為，寫信要向一個本地紳士借銀子，落著自己通信地址，這紳士便把原信投報捕房，捕房著包打聽調查真相，幸虧信上寫的不是真名姓，美良一口賴絕，說我們並未寫過此信，況也不是我等的名字，左右鄰舍，都可調查的。包探見信中只注重借錢，並無激烈恐嚇之辭，雖然明知他們形跡大有可疑，覺信上沒有什麼重大憑證，故而面上卻假裝不得要領而罷，暗地派了幾個伙計，專門探聽他們平日所作所為，窺察他等舉動，一得憑證，馬上就預備抓他們進去重辦。

這風聲又被畢三得悉，慌忙前去報告，美良等得知，一時都大起恐慌，皆因門口既有探伙監察，他們便不能再做敲詐買賣，生計豈不斷絕。正沒主意間，豈知禍不單行，一時又來了樁更比這件事失意的消息。原來他們謀死尤儀芙，棄屍屋中，逃回來之後，管巷門的因他們有言在先，出門半個月就要回來，況前後門又由他們自己關鎖而去，房錢並不短缺，自然沒他的事。可巧這間屋左右，本來都是空房，新近借了房客，他們一到樓上，便覺臭氣難聞，彼此都找看門的吵鬧。看門的自己也聞著了臭氣，尋其來源，分明出自美良等借的這間屋內。因門被他們鎖著，自己不敢進去，便對房客說：「這間屋的主人，出門遊玩去了，家內無人。也許便桶遺著未倒，被貓兒碰翻，因此臭氣難聞。他們臨動身時說的，至多十天半個月，就要回來，現已差不多有半月了，光景馬前馬後就要回來的，請你們熬一熬，待他回來開了門，再為收拾，免得擅入人家，日後少了什麼，落一句怪頭呢。」

眾鄰舍聽了，都很不服說：「你怕吃埋怨，我們可耐不住這種臭氣。你若不進去收拾，我們可要喚銅匠來開他們的鎖了。」管門的被逼無奈，只得喚了銅匠，打開他家門鎖，進去四處尋覓，並無所謂便桶的蹤跡，覺臭氣惟樓梯底下最重，還有許多金頭蒼蠅，也嗡嗡飛集在地板之上。有幾個跟著他一同進去的房客見了，都說地板下面，大有可疑，要教管門的撬開地板看看。管門的不肯，說這是新房子，撬壞了東西，豈不吃房東的埋怨。眾人不由他做主，自去喚了木匠，撬開地板，西洋鏡馬上拆穿。但見蟲鼠鑽動，臭氣四溢，彷彿是個死人模樣，看的一班人都嚇跑了。管門的此時，勢不能再將地板蓋上去了，只可報官請驗，屍身早已腐爛，認不出是何面貌，骨節上驗有刀傷，決定是樁謀殺重案。

管門的口供，說這屋子乃是三個少年男子合借的，只兩個住在這裡，一個住在別處。搬進來的第二天清晨，有一男一女同來，不到三五分鐘，見那女的獨自一人，匆匆而去，男的沒有出來。後來走不走，未曾留意。還有租屋的幾人，住了三四夜，就告訴我要出門遊玩，一去至今未回，是否他們所殺，我不得而知。至於這三人的面貌，我却記得很為清楚。有一個粗長大漢，甚為凶狠。其餘二人，倒頗文弱，像讀書學生模樣。還有一男一女，因來去匆匆，所以記不清了。這件事登在報上，美良等見了，知道東窗事發。別的還不打緊，倒是管門的記清面貌一語，頗令他們膽戰心驚，自覺地位危險，彼此一商議說現在巡捕房一方面，也在尋我們的事。加上這樁命案一破，看來上海地方，再也站不住了，惟有遠走高飛，另找立腳之地。楚雄意欲往廣東投效。美良說：「我不多幾天前頭，還接廣東朋友的來信，說那邊投效的黨人，其多如鯽。軍政府中，那有這許多位置，所以現在狼狽不堪，客棧錢沒出產處的人，不知凡幾。我們若投奔過去，不是自投絕地嗎。所以我想還是往日本的好。」

楚雄、復漢都說：「往日本不是花費更大的麼？從何覓取進款？」美良笑道：「你們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可曉得現在富家子弟，赴東留學的很多，我們叫名頭也是老於東洋的人物了，一切社會情形，何一不知。從前我們留學界中，有錢財的往往被別國人誘嫖誘賭，現銀子被他們哄光了，有時連行李鋪蓋，都帶不回去，現在我們便可用這一種方法，本國人哄本國人，一定格外容易。而且我們還可手下留情，行李鋪蓋，必須讓他們攜帶回國。這樣於我們留學界中，豈不大有功德麼。」復漢、楚雄二人聽了，都笑說：「你這句話，真應了俗語，貓哭老鼠一片盡是假慈悲罷咧。」美良大笑。當下計議已定，一面急急預備動身，從此嚴守秘密，就在畢三面前，也沒洩漏一字。因他們原不把畢三心腹看待，所以暗殺尤儀芙這件事，他也毫無所知。美良因畢三天來此吃飯，行動上頗為礙眼，意欲打發開他幾天，故同胡、吳二人商議。楚雄說：「此人跑了好幾個月腿，只吃了我們幾餐白飯，好處並未得到多少。我倒很為他可惜的。因重要消息，都是他來報告，其功非小，可惜我們沒錢多了，不然應該賞他幾十塊錢的。」